

尚論後篇



尚論後篇序

士之負奇傑之志氣而鬱鬱不得伸於時者一折而之乎他途其窮奇極變更愈於專家此不惟精力過久而亦淡彼則專此昌黎謂淡泊相遭反頽惰不可收拾可以料庸人不可以例傑士也嘉言喻先生自儒而之禪自禪而之醫讀其自讚小像超曠夷猶令人不可方物然方其握三寸管攻舉子業廟廊經濟銘金石而光史冊皆意計中事僅僅以岐黃名家哉迨副車誤中兩足遭刖撤去功名富貴入於寂滅空虛精氣銳氣久鬱而無所逞而一逞之於醫宜其神也夫苟可以寓其巧智自遣牢騷而不必有濟於世者君子寓意而不留意進醫則輔相天地之道在焉先生之專精於此禪寂之間趣仍是真儒之熱腸歟先生新建人而曾寓靖邑思中之紳士有約略其生平梗概並稱著有寓意草醫問法律行世余既列於邑之方技據以申之上憲今邑紳之舒族長明公官京師知其已行之書膾炙人口因并梓其未行之書後四卷皆曾經先生親手編次者何身後知之之有人也此固先生半生精力畢萃於此有用之書自是不可磨滅然不遇舒氏長明公焉知不湮沒而不傳嗚呼士之著書立說卓有見地而或傳或不傳又或好惡毀譽紛紜莫定知己豈易言哉時

乾隆五年歲次丙辰履端月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知靖安縣事古黎王端子莊氏謹撰

尚論後篇總目

卷一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溫證下篇計十五法并諸方

卷二

合論各篇計十三篇

會講附篇計六篇

卷三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方除重

卷四

太陽陽明合方計九方除重

於論內見

溫證上篇計三法并諸方

附辨兩感溫證

真中各篇計論三篇

問答附篇計十六答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方除重附

陽明少陽合方計六方除重

溫證中篇計十二法并諸方

小兒附篇計論三篇治法三篇

太陽兩傷方計十方除重

三陰及各證方計三十九方除重三卷共得一百八



尚論後篇卷一

南昌喻 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章書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略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關。而况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三。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典。莫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久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舉此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久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療。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者。攻裏三五次。而內證不除者。源遠流長。少減復劇。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裏。以為在裏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用寒涼則陽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證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證。尤為十中八九緣。真陰為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綫者。方可得生。然多骨瘦皮乾。津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實緣醫者於此一證。茫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留連展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為狂誕也。

溫證上篇

謹將久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為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而

外達於太陽有略惡寒而即發熱者有大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裏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入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偏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不一見在陽明則讖語發癰衄血畜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遠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厄耳況於治太陽經之證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蓋春月風傷衛之證或有之而寒傷營之證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證之分經用法比之傷寒大有不同而世方在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盲而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竟哉生而古今誠一莫控矣 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裏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鬱滕理不得外洩遂積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 傷寒從表而始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證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為大變然鬱熱必從外泄為易誤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 按溫熱病表證間見而裏病為多故少有不渴者法當以治裏為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一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文原 昌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

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蓋時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證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 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未氣虛不禁風寒者衛虛則惡風營虛

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為非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二 形作似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非傷寒矣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讖語弱者發熱所以脈浮解之當汗出愈文原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脈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取發

汗之意。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蘇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氣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嫌藥性之帶溫。況於桂麻之辛熱乎。仲景云。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以別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戒。春月更無可贅也。後之紛紛訾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用也。誰知仲景立方之神哉。

〔三〕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文原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實之是實以虛治也。血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咽燥者火勢上逼。枯涸之應。身若是少陰見證。當不如此一端。故不入冬不藏精一例。

〔四〕病如桂枝證。似乎中風頭不痛項不强。則太陽無外入之邪而非中風寸脈微浮。則邪自內出而不當過表胸中痞硬。痰涎塞隔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胸中有塞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復發汗者。胃中冷必吐。文原吐。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證。而曰病如桂枝證者。恐後人誤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梔豉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湧風涎而逐水也。有痰而誤發汗。徒亡津液。胃中空虛。虵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五〕病人手足厥冷。似涉厥陰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非厥陰也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文原按此證乃痰邪自內而作。即四證類傷寒之痞證者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表實裏虛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表虛裏實此以互合之表裏言。設合臟腑而統言之。則皆謂之表矣。

〔六〕病在陽。表未罷熱未除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

熱邪為水 服文蛤散鹹寒若不瘥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執證者兩寒相搏與三物小陷胸湯 白薇亦可

眼原文寒按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正合第一例也

七病人臟無他病裏氣和也時發熱或然或不然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胃氣不和也先其時未發熱之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原文

八病常自汗出無時不然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原文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也 再按春溫之發

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便中大陽而傷其營衛者迥乎不同故此但言衛氣不與營和其無太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當用麻黃乃但用桂枝豈不見

溫證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蓋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大汗而重傷津液反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九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原文昌按發汗而令陽微誤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脈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

胃而客熱不留斯脈不數矣 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藏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十病人煩熱太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陽宜下之脈浮虛者陽宜發汗下之宜承氣湯若汗之宜桂枝湯原文

十一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佳骨傷筋血難復也原文昌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證項下然不顯為溫證而設所以不言證而但言脈也脈見微數則是陰

虛而陽熾重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佳傷已耳奈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脈之微數否耶其為陰虛火勝

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十二 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文原

此與傷寒耳聾。為少陽邪盛者迥異。益見溫證禁過汗也。

十三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大便硬也。文原

此與傷寒大便硬。故使大便硬也。宜大承氣湯。文原

十四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文原

昌按仲景治溫證。凡用表法。皆用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也。凡用下法。皆用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不知者。鮮不以

十五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文原

為表在所輕。而裏在所重。殊大不然。蓋表裏無可軒輊。所以然者。祇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

汗而惟恐過於汗。反重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亟存其津液也。

十六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原 觀此則溫證比傷寒太陽經之變證為差減。而汗下之次第。亦為不同矣。

十七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文原

者為易愈也。原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

春溫上篇諸方傷寒論共三百九十七法前四卷已載明三百六十七法茲篇得三法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柴胡湯 葛根蔥白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方 參朮散 參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芍藥甘草附子湯。脈細身倦者方可服

解肌後。身疼痛。脈沉者。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尚論後篇

溫症上篇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

臍下悸。欲作奔豚者。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解肌後煩渴。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證者。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脈微數。小便不利。微熱煩渴者。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 傷寒內著 有類論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 減麻黃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脈浮而大是表其人發

猪苓湯汗多者不可與陽明脈浮發熱

天水散

長砂天水散

開結諸方

三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脈浮大是表其人心下痞却當下若煩渴燥熱

下後脈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誤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乾薑湯三湯取其

下後利不止脈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取其涼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欲解者 梔豉湯

下後心煩腹痛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取其吐

下後心中懊惱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取其仍

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脈不至咽喉不利吐膿血瀉利不止為難治 麻黃升麻湯取解錯

下後傷血脈澀 葶藶苦酒湯取其壯陰大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使陰氣弱其人亡血病惡寒 葶藶梔子

湯二方取其酸苦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阿膠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湯 黃連橘皮湯
黑膏

養血生津

酸棗仁湯 芍藥甘草湯 阿膠散 大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黃耆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溫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黃湯

搐鼻出水

瓜蒂散

刺鼻出血

乾粟幹藟葉

溫證中篇

謹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分為一大例

人身至冬月陽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藏精也若伏者若抱雛養蟄不遑食息也若匿者若遁逃隱避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韜光匿采絕無缺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見病所由來為一定之理必然之事其辭甚決蓋以精動則關開而氣泄冬月關閉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關屢開氣屢泄則寒風屢入之矣而腎主閉藏者因是認賊作子賊亦無門可出彌甚相安



安及至春月。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於是吸引腎邪。勃勃內動。而劫其家寶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憤懣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烙。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徒傷津液。以取危困。其候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按冬不藏精之例。乃內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景之例。言之未免為悖。兼觀仲景之論溫證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言言之無非矣。其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如驚癇狀。時瘳瘳。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也。一段至理千古。若明若昧。未經剖晰。全不思既名溫病。卽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為逆耶。蓋熱邪久蓄少陰腎中。精水既為素傷。重加汗下。火劫陰之法。乃為逆耳。其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者。一皆少陰之本證也。膀胱為腎之府。故少陰證具若被下。則膀胱之陰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腎氣欲外奪也。若被火劫。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癇狀。而時為瘳瘳也。一逆再逆。言汗下火之誤。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為再誤也。由此觀之。冬不藏精之溫證。顯然昭著矣。昌之比例。以分其治。而仲景之道。愈明矣。奚罪耶。再按仲景之論誤下有結胸及痞挾執。驚瀉。臟寒不禁等證。從未說到小便不利。直視失溲。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為府。素不藏精之人。誤下則膀胱益虧。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其變亦倍重於膀胱也。況於風邪內熾。津液乾燥。大便雖通之未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多成瘳淋。可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講於誤下而絕膀胱之化源。立取危困之理耶。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此語將冬不藏精之溫證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熱自退。乃風溫之證。發汗已。身始灼熱者。明明始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肌表也。至於風溫二字。取義更微。與內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詎非勞其腎而風先內熾。故纔一發汗。卽帶出

自汗身重多眠鼻鼾語難諸多腎經之證設不發則諸證尚隱伏不盡透出也夫腎中之風邪內熾而以外感汗下及火攻之法治之膏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溫為何病反謂溫證之外更有風溫濕溫毒溫疫四證觀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為風溫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故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聊以自慊耳客有難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藏於骨髓今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昌應之曰此正內經之言非余之臆說也黃帝問溫瘧舍於何臟岐伯曰溫瘧得之久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發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邪氣復反入入則陽虛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由是觀之溫瘧且然而況於溫病乎客始唯唯

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證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發熱也皆從骨內鬱蒸而出皮間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時多兼微寒不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惡渴不似第一例之大渴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惡渴與第一例之證渾無別矣然雖無別究竟表裏不同標本互異始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即愈矣奈何其義隱而不彰即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緒為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恣譁無忌然而遠寫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不敢倒身因是冥悟一斑即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為治溫之例未嘗以己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一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文原

昌按脈沉病在裏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

表而其根源實在裏在裏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顯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匡麻黃為溫經散邪千古不易之正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沉身重嗜臥倦語之證即知為風溫又知為冬不藏精尚

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屢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復護之。傷寒偏死。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耶。抑未行溫經散邪而人死也。噫。業傷寒者之詫。顛門。真是操刀之凶人。甯但為芝蘭之童子已哉。

(二)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文原 昌按麻黃主散邪。附

子主溫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證發熱。脈沉則表裏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溫取其為少陰引經之藥。而又有辛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建奇功也。此云無裏證。非是并脈沉嗜臥等證俱無也。但無吐利躁煩嘔渴之證耳。似此則表裏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嘔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證。始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方焉。

(三)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瘥。身體皮膚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文原 昌按此一段文義。可得仲景治冬不藏

精之奧旨。病發熱。頭疼。證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裏矣。兩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豈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為誤。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證。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為少陰經對證之表藥。而又不散必人之能用。所以不說誤表。而但說若不瘥。正見表藥中原有瘥法也。

(四)少陰病。脈沉細而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文原 按脈細而數。裏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

(五)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濇者。復不可下之。文原 昌按前段云。脈沉細數則為熱。

此云脈微則為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之也。然則脈不微數者一概禁汗。不為懲。嗜廢食耶。況於不藏精之證。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脈。惟可用麻黃附子二方。而不知用。馴至脈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六〕少陰病。欬而下利。讖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原 昌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是劫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誤下則小便不利。直視來漫。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證中云。直視讖語。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別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七〕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原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湧。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候必脈緊數。而四肢逆冷。今脈緊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為必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別無死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得之數矣。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為欲愈之章同。然陽病輕。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證。惟用逆流挽舟之法。挈裏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原屬順便。但少陰臟氣。堪為主人。送出客邪。尚嫌乎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為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八〕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原 按膀胱為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裏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為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比之少陰少血。誤動其血。而從口鼻耳目出者。則天淵矣。再按熱邪雖從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難復。況既閉血一竅。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頃。預識勢所必至。而亟圖之於早耶。奪膀胱熱。用桂枝大黃入四苓散。

者則天淵矣。再按熱邪雖從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難復。況既閉血一竅。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頃。預識勢所必至。而亟圖之於早耶。奪膀胱熱。用桂枝大黃入四苓散。

〔九〕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引水自救，口燥舌乾，證具小便色反白者，虛有寒也，勿認為熱，以致誤。文原此一段因仲景原文難解，昌會其意而言之也。按冬不藏精之證，此段最肖仲景，蓋已欲人辨識之矣。

十病人脈陰陽俱繁，反汗出者亡也。無陽也。無陽以為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文原

春溫中篇諸方茲篇得十二法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之意前已論明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溫經散寒，人參

補氣回陽芍藥收陰茯苓及朮制水燠土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裏者。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沒，陰邪上干則微

陽必致飛騰，故宜急溫，恐少遲則不及也。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為君，以乾薑附子為臣，

正長駕遠馭，俾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蔥白為君，乾薑附子為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蔥

白以通陽氣而使陰氣自斂，見明日消之義也。



白通加猪膽汁湯 治下利脈微及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故加人參猪

胆汁之陰以為向导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通脈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裏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

痛或利止脈不出者即前四逆湯而倍乾薑加葱白也 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葱白以通陽

腹中痛者真陰不足去蔥加芍藥嘔者加生薑 痛咽者去芍藥少加桔梗 利止脈不止者加枳實和

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 胃虛土寒不能制水而下焦滑脫

故用乾薑粳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助陽 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

少陰七壯 下利脈微瀼瀼而汗出數更衣反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勤努責也宜灸項門之百

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痠痛自下利者或欬或小便便利或嘔者真武北方司水之神也陰

邪熾感水泉之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和陰一法

